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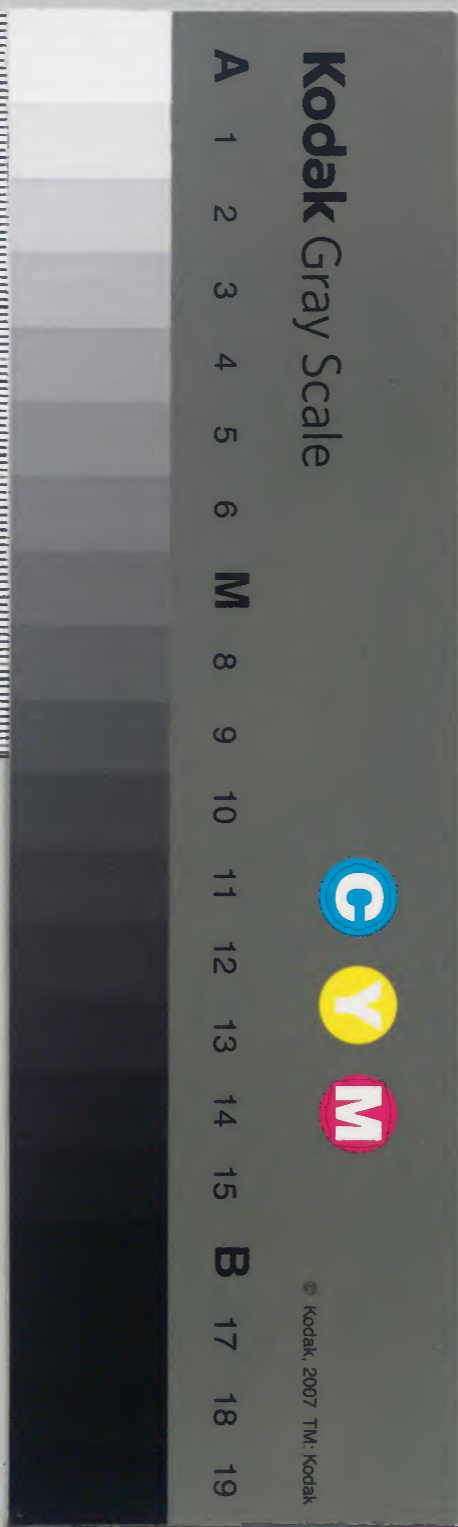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九十九之六

漢書門類			
三	七	三	二
號	函	架	冊
九	七	八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三	七	三	二
函	架	冊	號
五	〇	〇	〇
九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48)		
函號	359	54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五

淺草文庫

乞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

范鎮

論護葬温成官安異改遷

論水旱之本重歛宜戒

序論

秦觀

論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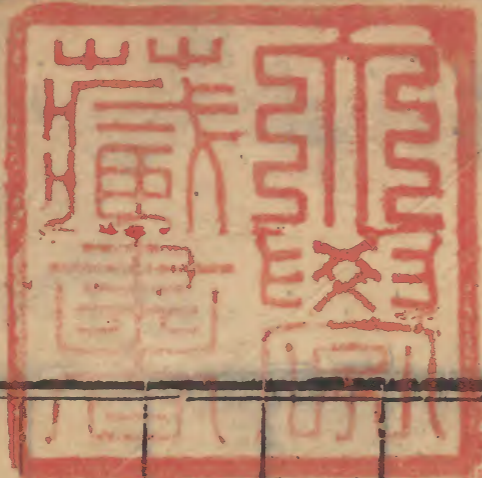
龍井題名

論塘泊屯田之利

何承矩

賀侯中丞啓

趙德莊



淨因臻禪師傳

釋惠洪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與呂公著書

常安民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獻功守策

劉平

大晟樂書八論

劉昺

上日食求言書

崔鷗

答詔論彗星陳四說

陳弁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論選后四事

范祖禹

古硯銘

唐庚

單道開贊

答李推官書

張來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論屢罷言事官

劉安世

論人君要道有三

李朴

命入深異道

命入深異道

命入深異道

命入深異道

命入深異道

命入深異道

命入深異道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五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范鎮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

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  
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  
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治  
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  
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  
力庶幾少寬大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  
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  
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論護葬温成官妄冀改遷

范鎮

臣伏見前月六日月入南斗月屬陰南斗主爵  
祿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  
而欲陛下謹爵祿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  
温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  
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祇畏天戒以固拒  
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温成葬事而  
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温成之喪也天意人情  
俱爲不可而外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

萬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而事為無益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水旱之本重斂宜戒

范鎮

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為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儲倉拯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耳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

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畝冬螽生說者以謂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繁重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

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刻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所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如何耳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序論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則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

廿五  
卷之九十五  
五  
三〇九  
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  
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  
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  
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  
以獻惟陛下裁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  
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  
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  
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  
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

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  
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  
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眾賢聚  
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  
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才宜見濶略  
作人材揚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  
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  
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  
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

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  
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  
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  
可以示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  
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  
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  
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  
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賊靈武逾八十年

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  
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夫來不遠乎鬻劫三藩東西為鞬南北為罽

論盜

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  
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  
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  
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  
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  
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  
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  
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

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  
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  
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噐犀利而  
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  
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  
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  
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  
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  
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

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  
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  
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  
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  
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  
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戰之威然不  
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  
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  
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

古史世系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三  
狄者虎也盜賊者地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  
注地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射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  
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  
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  
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  
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

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  
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復其  
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  
則往往窮文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  
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  
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  
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  
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  
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

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龍井題名田之利

何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弃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瑪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幾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

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天豐二年中秋對一日余自吳興與蘇林東巖會  
晴井觀  
秦贖

論塘泊屯田之利

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暮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成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





如此則虜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  
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  
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  
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  
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  
患寇患慢防而未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  
慮乎邊塵不息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  
足食為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  
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賀侯中丞啓

趙德莊

顯膺帝制肅振朝綱輟從諫大夫之聯付以中  
執法之任得賢居要維衆同歡恭惟某官受才  
高明履行純固道無少貶有孟氏之責難言欲  
必行若晏嬰之獻可會逢熙旦服在近途當雷  
霆之至威補日月於無過名聲籍甚風烈挺然  
果繇衆正之開更賴一臺之理上以衡持於國  
是下焉繩糾於官邪說行如流毋廢沃心之益  
義形於色潛消落膽之奸方隆九鼎之安佇席

三槐之拜其遠御明命久蔭餘波鷓鴣橫秋但  
聳藩籬之望山林伏猛庶全藜藿之生永言欣  
愉實倍倫等

高僧傳卷之九十五  
釋惠洪  
淨因臻禪師傳  
釋惠洪

淨因臻禪師傳

釋惠洪

禪師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  
茹葷十四歲去上生院持頭陀行又六年爲大  
僧闍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卽持一  
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  
禪師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  
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  
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  
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云吾行游京師因載之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五 十四  
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僧於座下  
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  
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  
惡貴人達官日填門而臻一日之慈聖上仙神  
宗詔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詔設高廣座恣人問  
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  
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卽相國爲慧  
林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  
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臻隨根開悟神宗

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說道臻素有德行可  
賜號淨照禪師臻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  
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  
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嘗語  
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  
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  
性慈祥純至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  
五幅纔掩脛不多爲叢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  
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

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凉此君蓋替我說法也  
初說法於慶壽宮僧問慈聖僊游定歸何所臻  
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  
焉

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臣等於十九日奏為用李憲專措置熙河事宜  
乞寢成命至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奄人  
以典司內事而已雖漢唐之始亦未聞任事至  
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於所私而漢唐自是衰  
矣陛下議事造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盛為  
不足道而肯安襲已敝之法重回既成之命臣  
等備數憲府終未敢安也惟奄人柔媚非深長  
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為聰明

以投人君之耳目其初未嘗無不可與而其終未嘗不致天下之亂傳記所載非可誣也且陛下宮中所指令皆此屬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憲羈紲銜勒必無狂逸奔踈之憂而臣等區區

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爲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陛下深念之故臣等以爲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爲八九世方乏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撓捨擾攘之中

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  
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  
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  
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怠功臣  
之心兆後世之患哉陛下神明淵奧非羣臣所  
能窺測然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  
也蓋陛下謀於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  
時臣等爲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指揮寢  
罷以安物論

與呂公著書

常安民

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  
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  
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  
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  
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  
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  
而臥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  
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

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  
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  
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  
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  
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  
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  
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  
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  
大可不謂大憂乎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  
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  
之所疑者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  
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  
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  
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  
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  
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

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

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



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卽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卽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

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第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

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  
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卽有  
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  
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  
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枝梧臣所疑者九也陝  
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  
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  
置他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  
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卽行降黜

獻攻守策

劉平

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  
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  
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  
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  
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  
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  
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  
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

古史世續 卷之九十一  
二十  
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  
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  
綏銀與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  
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  
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  
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  
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  
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  
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

元昊國勢未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  
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  
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  
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  
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  
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  
暮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  
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  
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

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  
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  
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羗戶勁勇善戰  
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  
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  
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  
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  
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  
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為  
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  
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  
定守禦長策

其一日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  
 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而為一則寶  
 鼎之卦為坎極而為九則形鼎之卦為離離南  
 方之卦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知日方中嚮  
 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  
 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  
 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  
 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忝定律其

大晟樂書八論

劉昺

其一日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  
 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而為一則寶  
 鼎之卦為坎極而為九則形鼎之卦為離離南  
 方之卦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知日方中嚮  
 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  
 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  
 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  
 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忝定律其

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  
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為法聲既  
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  
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秬黍云  
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  
李昭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  
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  
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

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脩德和  
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  
皆以明堂為先務後世知為崇配布政之宮然  
要妙之旨秘而不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  
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則居青  
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  
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玄  
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  
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

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動鼓角  
角應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  
過期不亦宜乎其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  
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寸爲中  
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  
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一四氣  
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  
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  
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

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  
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  
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爲  
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者居四  
方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  
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  
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  
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其  
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

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為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



上日食求言書

崔鷗

臣聞諫諍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戚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

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章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

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

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

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

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  
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  
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  
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為答詔論彗星陳四說

陳弁

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  
僚直言朝廷闕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已好諫  
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  
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眾唯唯輒陳愚見商書  
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  
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  
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遊觀不邇聲色不急功  
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

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織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  
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  
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  
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  
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  
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  
豈免偏私臣昨聞榜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  
寧元豐無間賢不肖其所行無間是不是則目  
爲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指爲

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燾爲無  
甚過則以濤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  
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斂掊刻之人繳還  
詞頭則以銖爲疎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  
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爲陛下耳目官  
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  
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於西按漢曆  
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光或短或長內爲後宮  
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

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深以廣也爲  
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歛如攘奪誅戮如仇讎  
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  
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  
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陛下  
因變而增脩其德如周宣之側身脩行而弭災  
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真皇咸平間有  
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  
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

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  
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  
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  
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  
利於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  
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  
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  
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  
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

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  
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  
且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  
道文王以御始於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  
爲恥况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爲天下後  
世法行而爲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  
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于  
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  
不過詰責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悔諭

使之改悔設有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  
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寘之死以  
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詔選后天  
下疑之臣亦切以爲疑慶曆中仁皇欲廢郭皇  
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  
而毋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  
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  
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閣論列  
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

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內則闈宦嬖佞

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為是下不能躋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切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  
嘗為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為無過古  
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改更為形比先帝則今  
日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  
此大濡應遠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  
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  
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  
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  
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

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  
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  
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  
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  
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守各  
自有趨向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  
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為不可周公之東征羣  
臣異議獨十夫以為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  
張湯汲黯之同朝議封倫魏徵之論法度皆各

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薄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權勢利器恃為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為快訥訥紛擾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

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為相有王魏善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

清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為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年事言之王安石為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克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

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汚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

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知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

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闈宦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仁皇初卽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冲人十餘年間

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旣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於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取止於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爲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誥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闈宦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

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間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爲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糧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

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克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懦馬饑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闈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好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

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  
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  
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  
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  
初卽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  
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  
洛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  
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泣下信乎邊事不可  
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繫焉不可

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  
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  
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  
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  
爲張掖酒泉武威煌燉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  
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  
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  
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  
遠略故彝興繼世襲領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

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  
易姓改名籍於宗正至道復叛景德中叛其子  
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  
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真宗慈仁寬厚不  
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  
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  
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  
邊鄙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  
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

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所見戎虜  
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  
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  
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  
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  
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  
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  
甚臣所陳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  
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



賢且成王有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閔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日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者不得惑游畋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始小忿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尚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

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  
苟利於民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  
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言罷役則是  
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  
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  
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爭伏閣不去  
帝怒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  
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  
臣學術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  
陛下萬機之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  
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  
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

卷之九十五 四十六 五十六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  
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  
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  
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  
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  
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  
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  
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  
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  
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  
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  
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  
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  
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  
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五 四十七

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論選后四事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  
 伏竊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  
 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  
 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  
 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  
 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

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  
 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為  
 嫫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  
 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  
 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媯汭遂有天下大  
 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  
 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  
 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源世有賢妃太  
 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

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  
 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  
 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  
 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  
 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  
 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  
 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

以姜源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  
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  
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  
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  
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  
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  
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  
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  
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

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  
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母順母道  
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  
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  
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  
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  
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古文世統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

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獨有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

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  
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  
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  
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  
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  
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於朝先是茶商  
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  
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

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  
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  
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  
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  
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  
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  
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  
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  
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

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  
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  
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于冑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  
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  
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  
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  
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  
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  
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  
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五 二百九  
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  
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單道開贊

唐庚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  
中人知有稚川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旣爲鄧嶽  
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  
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  
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温作  
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不  
復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  
貽後世之好奇者贊曰世人茹剛柔則吐之匙

抄爛飯口如牛啣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食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厥

齒

齒

齒

齒

齒

齒

答李推官書 張來

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辭與人游又喜論文藝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惟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為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



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  
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  
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  
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專以奇為主也夫文何  
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  
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  
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  
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  
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  
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  
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  
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  
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  
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  
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  
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  
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  
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

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鼃噴薄出沒是水之  
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同其所  
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  
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  
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  
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  
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  
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  
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  
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  
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  
見聞者衣被而綴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  
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  
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  
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  
而不省也





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

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能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

外則歸不能霸子膏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來

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徂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挂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

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羗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

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其間今北邊要都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常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其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肺腑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

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其聞定武異時從軍吏  
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  
然官吏貧屢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旣委所  
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外方天子屬以  
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  
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予從辟以佐  
師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  
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論屢罷言事官

劉安世

臣近被聖恩擢宣諫列內惟謏薄媿無以稱尋  
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  
臣者豈徒備三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  
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  
臣拜命之初未敢直指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  
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  
愚臣平日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  
聞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三 二十四 三百四  
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  
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  
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  
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  
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  
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亦以陛  
下至誠虛已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  
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

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  
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  
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  
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  
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  
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  
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  
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  
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

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  
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  
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  
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  
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  
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旣成雖聖賢不  
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乃一  
聽大臣之所爲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  
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

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  
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  
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  
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  
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愛直諫參之以公議  
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  
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  
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  
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  
 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  
 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  
 盈怠惰之氣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  
 七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  
 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  
 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  
 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

論人君要道有三

李朴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  
 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  
 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  
 盈怠惰之氣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  
 七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  
 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  
 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  
 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

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謂深  
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  
不易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  
循理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  
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治而慮其難進  
則任之勿疑鑒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則  
去之必速除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  
媿之節然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說然後可  
以來忠言師老而邊隙可虞莫若以自治為守

禦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儉為富庶  
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  
權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是者皆  
聖政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  
臣聞昔周成王卽位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  
同心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宗開  
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為學士雖飲食遊宴  
十八人者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  
以成敗輒至日昃夜分故成王能光昭文武之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三 六十一  
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陛下聰明仁聖性所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陛下夙興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廢興治亂請得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中燕見問召所以備顧問者誰乎今縱未能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宜且近倣唐制大開學館博選通儒者德使侍經幄萬幾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陛下聖

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聖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爲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

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  
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  
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  
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  
之以哀剝或勝之以戰鬪安忍自恣仇讎其民  
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  
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  
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  
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  
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  
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  
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  
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  
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  
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  
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竝立  
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  
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

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  
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  
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  
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  
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  
邪淫泆則一朝而不可勝其患是何歟道德仁  
義難全而回邪淫泆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  
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  
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  
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  
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  
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  
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  
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  
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覷之漸也  
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  
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人主  
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

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六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法原

李清臣

勢原

董道

書張戡番馬

董道

再書馬圖

江公望

心說

江公望

性說

江公望

皇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汪藻

明白菴銘并序

釋覺範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論彗星言四事

王襄

乞復用李綱

陳東

伏宣德門上書

播芳大全

上史丞相啓

劉子翬

蘇雲卿傳

虞允文

乞措置清河口

論禦虜十事

呂頤浩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六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澗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

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

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  
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  
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大笑或至  
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  
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  
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  
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  
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

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  
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  
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  
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  
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  
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  
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  
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  
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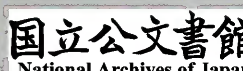
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  
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  
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  
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  
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  
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岷縣庚戌春官軍收叛  
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矢五六猶  
有五七簾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簾  
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秩殘

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  
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緗束十卷作一秩  
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  
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  
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  
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有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強弱小

法原 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有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強弱小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六 三十四  
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  
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  
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  
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  
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  
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  
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  
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  
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  
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  
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  
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  
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  
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  
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  
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  
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獲奸  
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鄭功若陳湯馮奉世

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爲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

理矣故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遷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

人於千里之外提擢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  
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彘然童子  
據奧室羣湖海之珍恠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  
塗鳥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  
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强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  
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  
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  
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所自出  
也何有於法哉暱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  
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  
立百戰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  
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  
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  
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  
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超履穿穴而  
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  
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  
徑之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

三百世二  
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  
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  
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  
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  
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  
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  
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是錯且尚弗克况  
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  
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曾臆而輕法庸士  
或作衆辯而侮法爲牧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  
爲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  
法原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六 四十七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  
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  
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  
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  
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  
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  
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  
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六

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當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



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綏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閎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

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倡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圍兔之毛也簌頓關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

怨毒滿天下畧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  
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  
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之  
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  
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  
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  
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縹民心而久天下之  
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敗  
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  
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  
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  
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  
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  
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  
而天下莫能逾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  
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  
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  
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

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  
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  
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  
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

原

書張戡番馬

董道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謂前人不若  
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分狀取類雖異然耳鼻皆  
殘毀之餘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  
耳不缺則風搏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儋耳俗  
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  
有爲耶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  
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  
馬先騶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

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爲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爲有辨者如此

再書馬圖

董道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華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錦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據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心說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聽能視能味能  
 嗅者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  
 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為之宰而制割  
 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生能死其所以貴  
 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為之君而命令之也心  
 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  
 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  
 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

心說

江公望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聽能視能味能  
 嗅者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  
 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為之宰而制割  
 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生能死其所以貴  
 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為之君而命令之也心  
 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  
 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  
 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勿喪心。聖人縱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縱心故能不拘於天下。能不拘於天下然後能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此心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條起之

端倪。亦不得瞥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狂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時由念起。念自心生。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新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慎耶。四方萬里。以為遠矣。而

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爲虛空則虛  
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  
一漚漚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空亦非空  
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  
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  
之化自北而南其爲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  
此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  
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

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絕矣言絕之處心境  
昭然心邇境亦邇攝萬物於一塵不爲不足故  
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  
一塵於萬法而不爲有餘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狹耶草木  
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  
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疎自其異觀之肝膽甚  
遠矧無好惡親疎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爲一  
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理心同一

體爾一草一木一榮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  
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爲無知  
而天之以斧斤可乎以爲無別而困之以羅網  
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  
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  
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况掩  
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赭林暴殄不以時者哉  
豺獾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  
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徧於其間者何因  
而致然况其類自有相賓相使相制相用之妙  
理人不得而知者爲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  
全體卽蟻之丸蟻之粒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  
心之巧用也螳螂之斧莎鷄之羽與夫扛鼎拔  
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扁之斲庖  
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一心之妙  
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收天地之  
成功幹四時之樞而總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  
而號令紛馳雨霜以時而政刑並行九重淵默



龍見而雷聲四方赫怒冰凝而淵止用於大天地不能囿用於小塵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邇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也惟無心故能感人之心之速如此為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妙用耶陛下踐祚以來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所在可謂達用心之時矣陛下之心卽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卽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卽堯舜三代之心也

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之心未必皆善也

不忍一牛之觶鯁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為念卽當以一祖五宗為念以一祖五宗為念卽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卽當以桀紂幽厲為念以桀紂幽厲為念卽當以齊宣舉心動念為念克此一念則仁不勝用矣易曰通乎

畫夜之道而知。記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通乎畫夜之爲一者，不知也。能通乎畫夜之爲一，此所以爲大時義矣。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爲大，棄湟鄯之屬郡，陛下不以蹙國爲小，犬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側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爭也哉？舜陶於海濱，二年而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唐太宗銳意於高麗，得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可也。彼之

土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之安卽我安  
安而不去卽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  
在處處皆爲陛下守矣蓋一心無二心故一處  
無異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識一也陛下於  
鰥寡孤獨常時有養疲癯老疾冬賜以粟一有  
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調恤無所不至垂死  
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  
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  
燒田野有令不輕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  
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  
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  
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  
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  
而神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心異鳳凰來儀百  
獸率舞堯之德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  
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  
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惟知心之同體

然後能該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爲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一蟲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爲之不忍也蓋本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冥此也陛下以旱乾爲災夕祝而朝雨以日蝕爲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也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不以侈心用民故民日勤而不匱以公心行賞賞不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刑不當者愀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矣其應陛下也如神其故何也陛下心卽天心天心卽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葭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爲陛下隱幽囚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爲陛下寃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嚴所以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

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是與守  
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緒靜有餘應紛紛羣  
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公則言之逆遜  
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態不足多  
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向矣致剛健以養方  
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神外通虛以靜養  
故純白內舍養之既備故用之不匱擴之則彌  
滿天下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則萬夫不  
得睥睨罇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爲政

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  
陛下論心之用當契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  
大彼措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昭昭然以  
爲妙道之得曾無異於鼓井淖以議東海坐蚊  
虻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  
矣必欲豐功偉績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當出  
自胸襟無膠一偏之論無蹈於已陳之迹故臣  
敢以心說獻願賜燕閒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  
周曰使道可獻子莫不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

其君以道為果不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也說本無說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性說

江公望

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眾未曾有一言及正性正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者常愚不可以為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為愚狂者常狂不可以為聖聖者常聖不可以為狂為其空無自性故不可以不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性如美田種藝耘耔以時益以灌溉苗實豐美若其不力稂莠滋遂及其成也不若稊稗種藝耘耔灌溉之效猶習之

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也書曰  
習與性成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習至於  
成不可移矣雖曰不可移又何嘗不移哉若有  
自性則不移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  
作狂狂與聖天地遼邈豈特上智與下愚哉只  
在一念克與罔爾克與罔習之謂也非性之有  
狂聖也亦非狂聖之終不可移也性如空焉無  
有相貌無有聲味無有大小無有廣狹以萬寶  
衆采飾之而空不受其飾而亦無所措手而加  
飾也以糞穢而污染之而空亦不受其污染而  
亦無所施其污染也是猶以智聖飾其性而性  
不加增以狂愚污染其性而性亦不加損性如  
水火水火之性徧一切處取之以陽燧見於照  
用烹飪之功而火之名屬焉取之以方諸見於  
潤澤飲濯之用而水之名繫焉水火之真性豈  
嘗顯照用烹飪之功潤澤飲濯之用然亦未嘗  
離水火之性而有也方其語性智愚孰名狂聖  
何有敦兮若無名之樸湛然如九淵之止水無

有波流不見文采縱欲喪心狂之名生行日見  
德日新由必在道縱不踰矩而聖之名立分別  
淑慝沉幾先物是非了然不惑於心而智之名  
見沉於嗜慾汨於利害牾其天真茅塞其心終  
身不靈而愚之名隨之豈其性哉亦未嘗離其  
性而有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日月星辰  
得之而明雷風雨電得之而震蕩鼓舞披拂潤  
澤用而見於止而名山見於流行而名川芸芸  
名物蠢蠢名鳥獸蟲魚皆吾性也不可謂之性  
也性無名見於事物然後名生焉人莫不有性  
指一物一事名之則非性也仁義禮智四端固  
出於性指愛而議仁仁當其名指仁以為性性  
不受也性無二名仁非全名禮義智亦然擴而  
充之溥而大之所以為智為聖不能則為愚為  
狂出於習也非止性也孟子指性善以謂人之  
生也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今有赤子臥  
之空室饑則乳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及其長



也試問之孰爲汝親孰爲汝兄汝愛其親否汝  
悌其兄否赤子終不能知其爲兄親也亦不知  
所以愛其兄親也方其孩提乳哺者教之呼其  
父兄教習既久兄之亦數親愛之心生焉豈止  
性哉指性以善不可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不  
曰情性者性之情動而正也則近善矣故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亦通乎  
故習然後能見可欲之情謂之善可也新室囚  
孺子十六年而不能名馬牛馬牛非異畜長大

而不能名者不習知也况親出於天性不能知  
愛與悌者亦不習之過也習之則孝悌之名生  
不習則賊天滅性矣荀子之言性惡其善者僞  
也以人之性生而好利順是故爭奪生生而疾  
惡順是故殘賊生生而有耳目之欲順是故淫  
亂生則人之性惡明矣不唯不知正性而又不  
通故習以其自見而言之也黃帝生而神靈后  
稷生而岐嶷堯舜之於仁性之也苟不通乎故  
習均是人也天胡爲獨以神靈岐嶷畀黃帝后

稷以仁之性付堯舜羊舌鮒初生毋知其必以  
賄死不通乎故習均是人也天胡獨以不義賄  
死與羊舌鮒是不然也性如珠在泥如白受采  
珠雖在泥今古一如未嘗變也白之受采隨染  
而化無有定色性無古今習通古今唯通於古  
今故羊舌鮒之以賄死豈一日之積哉其來有  
自矣是以神靈岐嶷不獨私於黃帝后稷仁之  
性不專畀於堯舜也荀子以性為惡見於習性  
者然也不通乎故習雖習性亦未能究之也揚

子以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  
惡則為惡人是知其習而不知其性非可以習  
名也以善惡之相混言性如折竹然一以為籌  
一以為矢一以為縛一以為編雖不離竹不可  
以編縛籌矢名竹也亦不可離竹而名編縛籌  
矢也合之而為竹則無編縛籌矢之名離之而  
為編縛籌矢而竹之名絕矣今以善惡相混言  
性是以編縛籌矢而名竹也而竹亦不當其名  
名體絕處正性方出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

品上者善中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行於四中焉者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有見於上中下則有自性矣有仁義禮智信則有當名者矣性如水中鹹膠中清陰中影水中日決定是有而不可得鷹之鷲不可以爲慈化而爲鳩則鷲心盡矣橘之甘不可以爲苦變而爲枳而甘味忘矣若有自性鷲慈甘苦不可移也因習而名上中下可也以正性有三品不可也仁義禮智信固出於性不可以名性且以水言之學者之言水則曰下孟子亦云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有圓物非具水性也遇上則逆遇平則止遇下則順而疾趨以是物爲性下可乎洪範曰水曰潤下蓋未嘗指潤下爲水性也下水之勢也潤水之澤也濕不可作鹹惟澤故能作鹹蓋水之性濕而已流而爲江河瀦而爲陂澤散而爲雨露千變萬態不離乎濕

以水之性爲下可乎以人之性爲善可乎性若  
具濕火性不復存矣蓋二者之性各相偏也由  
是觀之濕且非水之真性見於功用之性也如  
見習而言性也老師宿儒咸以孟子性善爲近  
亦如見水之濕指以爲真性而不知真性無性  
仁義禮智信亦無不性亦在習焉然後見學之  
不可已也如此此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性無間言相近則疑若有間矣有間非全性  
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之命人  
性於生氣之宇如以小大之器納虛空以大小  
之形相疑若有間然所納無非全空人之稟性  
生而通故以習言之或生而智或生而愚亦疑  
若有間其具全性則一故曰性相近也習之又  
習率之又率智者益智愚者益愚故曰習相遠  
也所謂不移者見於窮年沒齒習之已成之爲  
言也若終不可移與書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  
聖得無戾哉聖人之言各有所當故曰自孔子  
沒諸子之言性非正性也指習性而爲性也或

曰誠或曰氣或曰心或曰神或曰道或曰天或  
曰命與所謂性一耶二耶曰非一非二如空與  
日光方其日未昇則空光顯日既昇則空光滅  
以謂全是日也非無空光以謂有空光也而不  
可分七者之於性見於感天地通神明格萬物  
信豚魚則謂之誠見於至大至剛舉天地生陰  
陽行四時育萬物其存於中若嬰兒之息綿綿  
若存而未忘發而見於外浩然不屈萬乘不畏  
三軍義之所在百死不怖則名之曰氣潛天地  
宰萬物能久能近能玄能黃能變能化迎之無  
首躡之無後擴之彌滿八極掃之不見蹤跡名  
之曰心鼓舞羣動莫知作上作下如風無形舍  
於心而無所感之則通獨妙萬物名之爲神無  
不由也無不通也立之以爲極得之以爲德流  
通爲五行不易爲五常父天母地徹古該今強  
名之曰道無爲也非自然也無作也非任之也  
仰之而蒼蒼豈其色也哉天得之而爲天人得  
之而爲人馬牛得之嚙草飲泉不得也而名之

曰天天使我有是之謂命所以告諭風動四方  
之謂命所以名萬物之謂命名雖不同其體則  
一所謂轉名不轉體爾合而言性則濫析而言  
性則殊不合不殊正性之理方見子貢孔門之  
高第而言生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宜其諸子各  
持其說不見折衷於聖人第未之思相近相遠  
不移之語爾正性一毫不可以加損習而至於  
聖人猶有習愚未除起惟性起無一事一物不  
起滅惟性滅無一事一物不滅性非起滅也若  
有一毫不盡皆習性也是以無功用者猶在半  
途全性之習了忘性用全習之性念念起滅非  
大聖人孰能與此

皇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汪藻

七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宮闕旣二帝之  
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  
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  
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  
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  
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  
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三十四  
三百七  
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  
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  
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  
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  
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庶臻小惕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  
明於吾意

明白庵銘并序

釋覺範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  
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  
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  
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  
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  
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坐亦許靈山問法人  
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堤岸  
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三 頁  
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  
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  
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  
如春雷霆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  
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  
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  
于嘉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余飽聞閩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  
酒自慰一日登錦屏挈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  
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  
三境之游須廢吾一日糧惟毋丘氏漱玉巖近  
在墻壁外乘興步履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脫  
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  
醉發狂卽呼天大叫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  
吾嘗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

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  
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  
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  
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  
玉之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  
解官視汴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鬚獨負  
四物以歸別遊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吾則與  
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不移足而在几  
席間矣

論彗星言四事

王襄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念將循  
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惟虛文不能應謹告之  
實臣愚無識竊所未諭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  
兄日而姊月皇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愛賢子  
凡有謫見不虛發意者欲警悟陛下而增益其  
所未至者乎臣伏思陛下卽位以來綿歷三時  
天下之民戴目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餓夫之  
望美食雖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貫規模

未改於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行臣  
恐皇天昭昭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貫用事二十  
餘年京變法度於內貫壞邊鄙於外王黼益之  
以至於今日今日之法度非祖宗之法度亦非  
熙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模也今日之邊鄙非  
祖宗之邊鄙亦非熙豐之邊鄙乃童貫之施設  
也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遵童貫之施設  
而不除在廷之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疎遠之  
人希榮利而不敢輒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

易能哉蔡京爲相恣爲紛更祖宗熙豐之法無  
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爲害者  
也若悉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閱月有所未徧况  
於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臣願試以今日之  
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祖宗  
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爲帝  
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爲國者也陝西五路  
今日以爲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  
凡一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

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俾知軍  
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銳無前之  
衆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  
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三關謳歌者有歸  
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  
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海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  
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  
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  
東倉之米以遠其途負糧兩石不得顧代以閱

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太  
祖臨幸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  
孫魁傑世爲禁衛而不絕也太祖嘗謂雖京師  
有精兵數萬况天下乎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  
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加之深思  
遠慮爲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  
近縣鎮但係河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  
千人重內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爲相  
思復三代民兵故劄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

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千萬人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克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食於市強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為苑籞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十以待暴客陛下以萬

乘之尊威攝四海而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遠追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載罹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勞憊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下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略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

至之都皆可考矣唯宣武之爲都獨自朱梁而始晉天福末就糧而遷焉祖宗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額六百餘萬石其資以爲本者三船也倉也鹽也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後漸廢至章

惇爲相船祇四千而撥東河之船運西河之石每大石升船一舟輒壞比及運畢壞者過半蔡京更改法度廢爲直達此船法壞也祖宗置眞陽泗倉名曰轉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高淺冬月潮小水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眞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糴儲於倉中加息克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歲課應期而敷倉木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

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曾不足以  
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藝之求矣此  
倉法之壞也臣竊觀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  
無甚於鹽法者祖宗河北之鹽不權以利河北  
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東南收稅上供  
委鹽六路以暗爲六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  
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克足不資朝  
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  
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  
盡取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  
利於權貨故中都豐足而三邊匱矣西北之糧  
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治而河北之  
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  
不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巡門  
散鹽以及茶礬吏緣誅求騷擾百出者殆不可  
勝言况有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額取之  
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間果無  
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

以爲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熙豐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收鹽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克豈非祖宗之經入法度有所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裁省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之強臣恐未可以歲月冀此臣略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皇帝聖文神武將大有爲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爲三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歛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爲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羨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賦諸縣歲



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爲二  
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  
下蒙蔽以姑息苟且急於一時貪汙之吏竄名  
詭冒猾胥頑民亦中分而有之歛取之時辭訴  
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將竭矣  
雖欲求明健之吏爲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獄  
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納之民不勝其追逮也  
州縣官吏不勝其誅罰也編戶民財不勝其歛  
取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  
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竭天下貨財不知其  
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  
利害之辨此臣略言財用非祖宗熙豐之法者  
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矣熙豐之時又  
闢熙河蘭會州以爲熙河路阻河爲界設爲三  
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神宗皇帝時  
有獻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爲國家之外廩而不  
取也神宗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  
漢蕃兩不居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蕃食肉

蘇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歲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爲率則國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強夷狄之勢安得不弱自湟鄯廓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疊宕之地旣皆不毛而湟鄯諸州萬山坳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

貫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又於熙豐所空之地建城而自以爲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入市頭口負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爲忠順神宗皇帝特寵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爲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寡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

見邊兵之凋弊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  
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及於東馬蓋不見其強盛  
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財百萬爲  
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鳳  
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河之財十常七  
八以供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陝  
西之諸路陝西之諸路常煩朝廷之應副而貽  
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爲京師恃河北  
河東陝西以爲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  
則不橫賦兵則不出戍鹽則不拘權也自蔡京  
竭其財權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  
之蜂起今歲邊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  
朝廷之援救不足恃之以爲強而陝西兵將尚  
爲朝廷緩急之用則陝西之爲根本明矣陛下  
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朝廷慮非  
不及於此自見兩責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常瞻  
前却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祖宗之  
法度者也臣願陛下考復臣言而詳思之則陛

下今日政事果悉舉祖宗之故事乎果因循京  
貫之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蓋  
以其蝨賊生靈蠹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  
京之鹽法不改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  
不可易臣恐其大不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  
廢在脩弊起廢處之以中制新邊之地不可棄  
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養兵之制運漕  
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法犬牙相  
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於運漕如論運漕

則於鹽法如論財賦則於常平如論邊防則於  
茶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  
肺腑必有奇才大略能為陛下處之者非臣疎  
遠之敢竊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  
詠其功德以謂愛莫助之况聖君巍巍在上恭  
儉寅畏宵旰焦勞減珍味者七十品放宮女者  
六十人常御便坐不奏音樂雖堯舜茅茨土階  
夏禹卑宮菲食不是過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  
進豈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者乎恭惟陛下以

繼體守文之時應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慈納諫安養蒼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優游退託日復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遲三時矣昔禹惜寸陰况當救焚援溺之時而可以坐閱二十七旬乎且自古君臣必有道合德契披肝膽以相照雖骨肉之親不可間也故商高宗以傳說為旱歲之雨劉先主以諸葛亮為如魚得水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書傳所載少有能

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薦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濟英衛者房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則廟堂敢措議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若杜黃裳之平西蜀李德裕之平河北指縱發策不離於樽俎而兩路平今朝廷人材豈無杜黃裳李德裕輩至於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汙歛

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舉小小監司郡  
 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繁聖慮哉臣年老  
 多病待盡朝夕所欲一言而首丘耳干冒冕旒  
 惟陛下留神

乞復用李綱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  
 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  
 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  
 睿獨智有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  
 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  
 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  
 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  
 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梈之徒是

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  
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  
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  
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  
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  
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  
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擠陷蓋綱  
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  
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

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  
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况示  
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  
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  
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  
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  
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  
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  
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六  
城之人閔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  
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  
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  
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  
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  
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  
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  
邦彥等潛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  
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

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  
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  
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  
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  
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  
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  
卽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  
彥等竝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迺  
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



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旣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

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太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允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

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不瞰長安  
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  
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  
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  
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  
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  
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  
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  
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  
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  
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  
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  
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  
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  
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  
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  
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  
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

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  
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  
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  
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  
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  
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  
者又是邦彥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  
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  
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翼日乃聞祭酒謝克家

除諫臣司業孫觀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  
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  
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  
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  
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  
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  
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  
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  
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

結木椳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  
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  
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  
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  
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  
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  
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  
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  
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

以起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  
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  
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  
乎若曰邦彥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  
忠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  
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  
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  
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  
有謫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

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

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閩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

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  
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  
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  
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  
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  
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  
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  
俯伏待罪之至

伏宣德門上書

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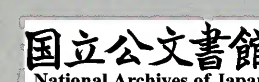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  
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  
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  
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  
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  
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  
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

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  
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  
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  
利遂得乘閒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  
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  
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  
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  
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纔  
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  
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  
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  
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  
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  
為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  
之心付神師道以閩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  
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  
舍之際可不審諸

福用兵之兩字... 亦虞舜舉臯陶之意他無求者公幸聽之竊惟

上史丞相啓 播芳大全

索長安之米擬就辟書伏光範之門尚干賓謁  
特有惓惓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輒以萬分寫之  
四六儀圖愛助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翁受敷施  
亦虞舜舉臯陶之意他無求者公幸聽之竊惟  
國家閒暇之時當思文武長久之術况外夷之  
雲擾貴內治之日嚴詎云行李之通可緩苞桑  
之慮國虛難動民困易搖豈特謀國之數公知  
諱用兵之兩字然能應則乃可謂定故欲翁者





未始不張今徒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  
 一氣先竭百為弗開羣材付之乍佞以乍賢正  
 論聽其自鳴而自息耳目之受既狹心腹之委  
 亦偏為赤子為龍蛇未始得敵情之實以皮幣  
 以犬馬但云量力之宜軍籍既隱於蔽蒙將  
 材又阨於媚嫉舟師未練馬政不脩鑿斯池築  
 斯城豈可無九攻之具鍛乃戈厲乃刃孰能遏  
 再鼓之衰仰而思之無非事者上作而下不應  
 朝廷每有是言外呼而內不聞郡國亦為此論

惟事事備乃可無患言人人殊何以成功周得  
 上漢得中策將安決蠡治內種治外責恐宜分  
 試考先朝立四總管之謀及觀諸儒分三大鎮  
 之說皆欲取之人望從而假以事權一用孔明  
 陸遜之規模力行鼂錯充國之論議移江上之  
 屯於淮上實關表之粟於關中使權守禦之方  
 漸講招懷之略衆犬方信則養威持重兩虎既  
 傷則取亂侮亡是為屈群策以共圖奚至無寸  
 功之可論與其待一朝之患始出於茲孰若折

千里之衝早為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而任則  
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何恠草野之私言動違槐  
棘之成算日月逝矣風雨萃之無謂天變不足  
慮人言不足從庶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  
恭惟其官堪輿間氣社稷世臣砥柱不移回平  
原黃河之決終風且曠洗咸池白日之光力調  
更化琴瑟之絃復享和戎金石之樂如將道古  
今而譽德亦可紀簡策以垂功然太師維垣輔  
隆興不滿一歲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且十年

此非門戶之私榮實負乾坤之重寄用藥先施  
於無病止車當在於未奔相亦惟終邦其無斃  
如某者拙由地稟猶不如宜獨竊考治亂之原  
知當謹幾微之會貪賤不能以達志憂患又從  
而熏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  
來闕下顧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薦之吾相欲  
令主金耀之書謀及乃心則姑願應銅梁之辟  
仰勤大播盍進小忠敢輸肺腑之微誠盡告腹  
心之元老一毫有補萬死亦甘平津之招賢有

行狀卷之九十六 六十一 七百九十三

三惜難受汲生之戇洛陽之太息者六實欲全周勃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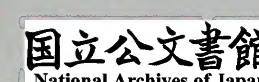
公集安... 蘇雲卿傳... 劉子輦...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器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

蘇雲卿傳

劉子輦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器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

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鞞過革鳥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帛屬豫章



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  
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  
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  
也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  
揖之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  
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雲卿也旣而汲  
泉煮茗意稍款浹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  
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  
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  
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  
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  
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  
排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  
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  
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  
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  
弗早予罪曷鍼

乞措置清河口防虜事宜

虞允文

臣據陳敏中坐奉聖旨令密切措置清河口防  
托戰守事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守江淮之襟要  
聖算無遺矣詳敏所申謂虜人舟船動以千百  
順流而下凡稍泊去處卽是登岸之路我軍雖  
欲阻之形散勢分終莫可禦其說旣當然以劉  
錡劉寶用十數萬之衆不能捍清河謂莫若益  
兵五萬人守楚州或城池芻粟未辦又謂莫若  
益兵二萬人守高郵分兵屯喻口鹽池興化黃

浦四處此其意在守高郵而已所謂圖其易不  
圖其難不可不辨也虞累年以來打造戰船教  
習水戰皆在山東拘收糧船多積芻粟亦在山  
東出山東而爲兩淮之用者獨有清河口爾一  
出清河不獨順流而下皆是稍泊登岸去處如  
敏之說也使溯流而上沿楚泗濠州而至於安  
豐則淮西之虜亦可以足食逆亮南寇其糧山  
積於盱眙濠州皆從清河出隆興癸未甲申之  
間江東路運米亦從淮河而上沿楚泗濠州至

安豐壽春給淮西官軍今若不於用力少處措  
置却欲增兵五萬人而後守楚州增兵二萬人  
而後守高郵爲計亦左矣假令朝廷有兵可增  
如敏所請而虜之糧出清河者上而盱眙以給  
軍食則天長一帶虜兵可以持久又自盱眙上  
至安豐則淮西之虜亦可以爲久屯之計是增  
兵以守楚高郵名爲捍通泰維揚則可而非絕  
糧道使虜不得久之上策也趙李左車善知兵  
者也欲扼井陘之口以絕漢糧道使野無所掠

函雖韓信不敢遽進兵臣愚謂左車之策今用  
之於清河口虜兵雖衆決不敢輕動動亦不敢  
深入可必也臣到鎮江見戚方說亦必欲守清  
河口盡到圖子欲於河口之南因甘羅城舊基  
築小堡藏車戰船以待用韓彥直欲沉船打撞  
必爭於虜人叛盟出船之初與戚方之說亦合  
又引周明韓貴見臣謂深知清河口地利者二  
人見責本軍自効故願効死力也彥直以總計  
事當起奏欲乞聖慈而賜宣問如有可采卽乞  
速賜裁酌施行或專委彥直同戚方共力措置  
庶兩淮襟喉早得預備利室至切臣敢昧冒言  
之伏乞睿照

卷之九十一 六十一 五

論禦虜十事

呂頤浩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愛物之心孚於四海  
憂勤恭儉之德格於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  
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  
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  
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  
聖哲馳騫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  
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偽  
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

古今世編 卷之九十一 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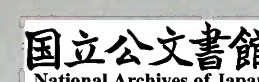
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彊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

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於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

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  
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况  
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  
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  
善攻城惟金人慄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  
城諸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  
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  
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  
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  
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  
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  
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  
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  
收民心者此也

二曰定廟筭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  
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  
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



羣策廼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疆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鑿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而爲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符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筆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况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爲疆彼之疆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疆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

詔大臣議定廟筭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戰之資申敕主將脩武備講陣法訓疆弩料彼已明斥堠以揆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略以謂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

古文世緒 卷之九十一 十一  
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  
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講究彼  
已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  
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  
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  
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  
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  
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  
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

可以掩擊為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  
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入  
澱之後馬不餵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  
澱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  
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  
一月之糧興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  
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  
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  
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六 七十一  
熟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  
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  
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  
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  
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  
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  
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  
己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  
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之將無必之兵又曰將  
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  
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才難知功業  
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  
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  
人之明不可勉強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  
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

虛語哉今疆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爲急臣願  
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  
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  
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  
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  
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旣深則臨  
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  
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  
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

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  
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  
哲平建寇此類旣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  
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  
伍止是選擇疆壯有膂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  
五人爲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  
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  
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

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爲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驚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於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

以謂破鄭州者河北疆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恠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篳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六曰訓疆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爲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

古史世統 卷之九十一 七十四  
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  
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  
哉晁錯曰上下山坡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  
之長技也材官驪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筈木  
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  
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  
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脇  
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  
利劒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

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种  
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  
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持  
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  
年冬契丹大會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  
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  
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  
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  
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五將可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爲將者不知疆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爲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疆弩并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却敵人旣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爲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雖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

放不快不若疆弩之輕捷臣願訓疆弩者此也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

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  
饑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  
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  
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  
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  
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  
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  
所以心怯而畏戰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  
牛畜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

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  
又爲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  
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  
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日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旣殘破京東州郡而  
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  
虜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旣無所有則秋冬之  
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  
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

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允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爲之許哉昔魏武帝旣得荆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鬪艦當

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及考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鷲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

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的委官密竊前去措置若可解折卽權暫解折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竝擺泊於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燒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

卽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  
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  
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  
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  
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  
知也夫虜人過大河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旣渡  
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  
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  
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

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爲備江之計矣臣  
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  
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  
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  
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  
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  
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  
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  
靨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

過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  
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  
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  
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  
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  
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  
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  
茫昧不傳而兵法具有別有陣圖可考昔漢高  
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

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  
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  
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  
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  
何進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  
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  
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  
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

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  
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  
爲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  
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  
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  
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  
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  
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  
有地利我爲主彼爲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  
國之瓜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  
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  
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  
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  
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  
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  
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  
也

也

山美...

...

...

...

...

...

